

國民外交小叢書

觀昔今之開放戶門

1924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門戶開放之今昔觀

(一)

『門戶開放』這四個字，是怎樣成爲一個名詞的呢？這可以說是二十五年來，遠東外交界所特有的一件事，也可以說是在世界上只有像我們中國這種國家才會有這件事。

原來我們中國當甲午戰敗之後，貪狼餓虎的舊俄帝國，便挾其邀同德法的『三國干涉還遼』之功，與李鴻章定了一種中俄密約。這密約乃是開始在中國劃定俄國底勢力範圍的。約中訂明許俄國在東三省開鑛，築路，駐兵；聘俄國人爲中國軍隊底

訓練官；租借膠州灣與俄國做軍港。此有名之「喀西尼密約」，不幸保守不密，忽被上海字林報突然披露，於是列國大譁。一八九七年，山東曹州府鉅野縣人民，因反抗基督教殺了兩個德國教士。德國政府便首先乘此機會，以巡洋艦五艘侵入膠州灣。這是明明白白要打破俄國底既得權利，均沾干涉還遼的報酬。德使海靖於德軍占領膠州之次日，就向我國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談判，結果，中國以膠州灣租與德國，期限九十九年。並同樣的許其在山東築造鐵路及在鐵路左右三十里內開採礦產。且聲明以後山東省內無論開辦何事，如須借用外款，聘請外人時，德人有優先權利。這樣一來，俄國自然要大不高興。第二年三月，

遂又將旅順大連兩港，租借與俄，定期二十五年，以抵俄國膠州灣之失。

只因當時歐洲底局勢，正在三國協商與三國同盟的對抗之中；而亞洲方面也因為英國要保持印度，俄國要覓得海外發展，兩國在在衝突；故列強對於國際間的平衡均勢，均不肯稍懈其注意。

而中國歷來與列強所訂的條約，又大都載有所謂「最惠國待遇」的條款；更足以資列強之藉口援引。俄德兩國現在既已捷足先得，打破了列強在遠東的均勢；那麼，爲了自國底立國安全，和國際地位之保持，英法諸國，自然是不能默爾而息而也要

來作相當的要求以爲抵抗了！從此，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等相繼租借於英法；而長江流域劃歸英國勢力範圍，兩廣，雲南劃歸法國勢力範圍，福建劃歸日本勢力範圍，且訂明不得租借或割讓於他國。光緒二十四五之間，中國底命運一時緊張得和一塊肉放在高俎之上，利刃之下一樣；「瓜分」「瓜分」之聲，不絕於耳！

實逼處此，那時中國除了閉目束手靜待宰割之外，沒有別法；而操刀怒視的列強也弄得除了競先下手以期各得肥腴之外，無可轉圜。其唯一可以排難解紛以出中國於危險者，在當時只有一個尙未捲入漩渦，屹立太平洋對岸，在那里旁觀着的美國。

(一)

美國是自從和中國交通以來，絕沒有行過什麼政治的侵略的。他底立國，又是標榜着「門羅主義」，不干預美洲以外的事的。所以當時只有他出來排解，在中國是素來感情好；在列強也可因其過去之表示而信其沒有別的野心和什麼用意。果然，他看不過遠東這種情形，遂於一八九九年八月至十一月之間，由總統麥荊來先後命了他底國務卿海約翰，向着有關係於中國的英、德、俄、法、日、意六國宣言：「開放中國門戶。」是爲海氏宣言（Hay Doctrine）。所謂「門戶開放」一語，就從此出現於遠東外交界，而成爲中國對於列強的一種特別關係。

但開放中國之倡導，其源實始於英國。一八九八年三月英外務次官曾在英國議會爲此等演說；徒以己國已爲對華競爭者之一，恐各國猜疑反對，故未提出。爲什麼英國自己有此設想呢？這是因爲十九世紀以來，工業革命之完成和資本主義底自然發展之教訓，叫他，以及世界上任何經濟進步至於機械工業的國家，曉得了近世的國家生活所需要的，不是政治的武力殖民之奏凱；乃是在怎麼樣移植己國底資本，獲得海外市場，以得長期的和平勝利。並不是美國人比英國人聰明，只是英國自己底老家，三島，立在歐洲，自從維也納會議以後，實際上便無法脫去歐洲大陸的連帶關係，展轉反側，已把自身陷於三國協商之中，

事勢上不得不在「均勢」中，爲國力之競爭；所以不能像美國那樣欲行便行。

美國窺破英國，乃至列國底這種心理，熟審了世界和時代底機運，本來自己底資本主義也一樣而且必然的正要求着中國的市場；遂樂得借了「正誼」和「公道」出而主張。所謂門戶開放底背景，實在只是這樣，我們且看美國底宣言原文，便可知道。

海氏宣言——

「合衆國政府，爲欲除去各國將來衝突諸原因，與謀各國商工業同等之利益，希望對於中國要求勢力範圍與利益範圍」

之諸國，承認左之三條件：

一 各國對於中國所獲之利益範圍，或租借地域，或別項既得權利，互不干涉。

二 各國範圍內之各港，無論對於何國入港商品，皆遵中國現行海關稅率賦課，由中國政府徵收。

三 各國範圍內之各港，對於他國船舶，不課本國船舶以上之入港稅；各國範圍內之鐵道，對於他國貨物，不課本國貨物以上之運賃費。』

門戶開放底全體首尾，便只是此三條規約。現在我們可就此加以綜合的研究。

在國際政治上，所謂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本有兩樣的解釋。一，爲開放某種特定國家底門戶，這意義等於開放內地，容許外國人自由居住；日本現行之內地雜居，卽此。二，爲對於某國所已開放之門戶而維持其平等的開放利益，這意義就是所謂「機會均等」（Equal opportunity）。上述海氏宣言，只看他底條文，我們便可知道在實質上只是要維持各國在該宣言以前所已得的各種利益之平等。一八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駐英美使 Choate 致英政府書，說門戶開放爲英美兩國底商業社會所禱求；此主義乃是想叫各國於其所獲得的勢力範圍和利益——

範圍以內，與各國民以通商航海之平等的待遇。一九一七年藍辛石井條約也曾說雙方政府應聲明在中國所謂門戶開放，以及關於商工業之機會均等主義而維持之。由此，則美國所仗義而執言的門戶開放，其應用的效果，便是：

一，所謂開放，乃開放各國在華所得利益和權力之門戶；並非開放中國內地之門戶。

二，開放各國在華所得利益和權力，乃所以免除各國各自壟斷其範圍內之經濟的利益與貿易市場，換一句說，就是變更甲國占甲地，乙國占乙地之事實，爲甲乙各國共占甲乙各地之意義。

三，固定（公認）各國以前在華所得之權利，以免各國時虞動搖；杜絕（公禁）各國以後各自競爭之衝突，以免列強間或致開釁。

四，因此，保全了中國，使不致在誅求無厭的趨勢中，遭遇瓜分之禍；把全部中國變爲一個安然太平的公開的列強資本之消納市場。

這可算是資本主義底一個漂亮的外交，保全了中國，同時也保全了自身的利益。在政治上，算是避免了可以引起那三國協商與三國同盟的對抗局勢之歐洲以外的衝突。在經濟上，則不啻各國底資本家以協議的形式而對於中國組成了一個有組

織的一致的聯合戰線。

(四)

自然，這保全中國即所以保全他們各國自己利益的門戶開放政策，在事實上，是實在救出了中國，我們當然應該承認；而且應該感激。倘若就儘着列強那樣你爭我奪地鬧了下去，則中國或者早已「不國」也未可知！何況其間還經過了庚子義和團那一役？然而「救」是誠然的救出了中國！底瓜分之禍，也誠然是因此而得免除了！不過中國國家的地位却還是沒有因之改善，並且還恐怕將因此而益陷於難以改善之境。這話說來很長，可以分兩方面來說：

第一，是門戶開放，保障了列強在華的已得權利；事實上遂使各國人民得以更加放心大膽地在其國家所已劃定的勢力範圍內，投資經營一切企業。自然我們也曉得各國資本家對華投資，本不必一定要有這個宣言，然後才肯從事。但因爲有了這個宣言，而使他們更加踴躍，更加銳進，則要是一種事實。從前德人之在山東，現在日本之在南滿，所有那種繁榮氣象，實在有一半是這個肯定列強既得權的門戶開放宣言之所促成。原來中國本是個最適於工商業經營的地方：一來是原料豐富，工資低廉；二來又剛剛缺少資本和相當的技術。加之中國和各國所訂條約，是允許外人在華設立工廠，並允許中外人民合辦各種公司。

的。所以自從門戶開放，各國在華工商業利益確定之後，我們便只見着外國資本所建築的烟突，一天加多一天。他們挾了雄厚的資本，精良的技術，一面既因我們底人口衆多，購買力大，而獲利豐盛；一面又可以母子孳乳，逐漸侵入於窮鄉僻壤以擴大其資本所及之範圍，而愈益增加他們底工廠數目。他們這樣地就地設廠，以與中國土產競爭，不用說，那與用巨石壓卵何異？所以二十年來，所有中國原來的手工業就完全被他們壓得粉碎；結果是失業者日益加多，而勞力之工資乃愈低下。他方面即中國人自己所經營之新式機械工業，亦因資本，技術，組織，及缺乏相當的國家保護政策之故，旋起旋仆，始終不能與之競爭。請看現

在東三省之製油業，揚子江流域之纖維業，其他各地之築路業，採礦業，造船業，製絲業，製茶業，乃至關於日用小品之烟草業，製碱業，火柴業……那一宗不是逐漸入於外人之手？到底，遂自然把中國弄成了一個自己毫不生產，而專門坐着消費他人底生產品的國家。於是外國人爲經濟主體，爲資本階級；我則爲經濟客體，爲勞動階級。在世界的經濟組織中，中國算個什麼呢？簡直成了列強底資本主義的奴隸了！

第二，在門戶開放宣言之前，各國對華均取自由的單獨行動。其時中國固然時時有被任何國家武力侵入，以致瓜分的危險；然遠交近攻，以夷制夷之策，苟有敏捷靈巧之外交家，於內政稍

順之時，運用得當，則亦未始不可希望在外交上收國別的改良條約之效。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其地位與我並不見得好過那里；明治以後，大隈，伊藤，陸奧等人每每善用國別的談判，遂逐漸達到改訂通商條約，與撤廢領事裁判權等事。乃中國自受門戶開放之宣告以後，各國在華行動，遂漸發生一種共同取決的傾向。他們既已約定互不干涉其所得權利，而努力於工商業上利益之均等，則相互約束之結果，自然不得不使其變為各國統一會議之局。故東交民巷，所謂外交團者，也就從此在中國政治上樹其勢力。那一國要瓜分中國，固然是難得外交團全體同意而不能實現了！然而合所有各國而要強迫中國為某種行為，或不